责任编辑：张海 编辑：李雅丽 金宏
2020年9月17日 星期四

文学何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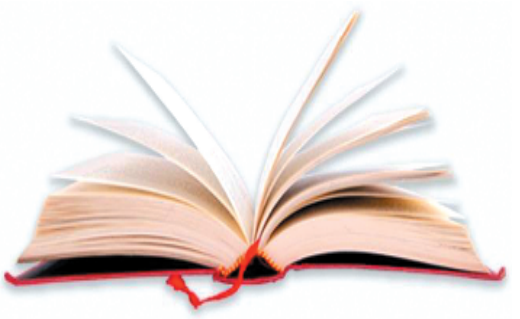
市文联市作协『走进上庸』文创笔会创作谈

9月12日至14日，由十堰市文联、市作协主办，竹山县文联、县作协承办的“走进上庸”十堰市文学创作培训笔会在竹山县上庸镇举行。来自全市各地的近40名文学作者参加了活动。

培训会上，著名作家、《福建文学》杂志副主编石华鹏，诗人赵原，分别以《故事的文学性价值》《当代处境中的诗歌艺术》为主题，开展文学辅导讲座。会后，与会作者之间进行作品交流，分组讨论，老作者对新作者进行了创作辅导。

就“文学何为”一题，与会作者积极发言，记者从中节选部分精彩发言，以飨读者。

■记者 冰客 通讯员 袁胜敏



牛少博：在短平快的新媒体海洋里，文学正缺席在大部分人的大多数时间里。但必须期待，在心灵与心灵相互靠近之际，永恒的文学就一定悄悄到场了。

王茂卿：行将知天命时，我又重拾少年文学梦。那么，就我而言，文学到底何用？从心底回答，我认为就俩字儿：快乐。

王素冰：对我来说，文学的读与写，更像是一次艰辛而奇特的旅程。好在还有梦想，像浩瀚的星空，深远高森，引领着另一个我，如大鹏一样，扶摇而上，飞升于天际；好在还有爱，它是长夜里的烛光，哪怕只是星星点点，却总能照亮世界，温暖人心。

王德彩：父母去世很早，写父亲母亲是我写作的最初动机。我只是想让父母亲留在我的文章中，把文章留在刊物上。我甚至荒唐地认为，即将掩没在丛林中的父母从此就住在这里。这是世上任何风水宝地都无法企及的！

草馨儿：对诗歌要有敬畏之心，如果不能沉下心来，进入澄明的世界，即便再华美的语言也达不到诗的意境。对诗歌要有感激之情，感谢诗歌，让你礼遇人生路上最美的风景；感谢诗歌，让你饱受磨难和挫折；感谢诗歌，让你的灵魂找到故乡……

西域：文学何为？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。保持文学的真实，就是保持独立与寒冷，啜菽饮水，茹苦自励；就是在浪潮汹涌的这个时代保持自身的干燥与洁身自好。所以，真实的文学又是良知的、恣意的、少数的。

冰客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表达形式，无论何种形式，最终都是诗意的表达。要摒弃那些伪诗的东西，让诗歌回归传统，回归到大众中来，才会赢得更多的读者，才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。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诗意的开始，就让我们从写诗开始，坚守诗歌这块圣洁的净土吧！

刘奇：我们的人生多半有缺憾。通过文学创作，我们可以抒发情感，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情感放在文学作品中的某个人物的情感上，为之喜，为之悲。文学作品可以让我们安贫乐道，富而不骄，让人内心充实、自信、淡定。

阮家国：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文学是为了构拟人与精神世界沟通交流的桥梁。就拿小说来说，题材包罗万象，只有想不到的东西，没有写不到的小说。尽管如此，但小说家还是应该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。

李冬梅：文学的意义对于每个人都是不同的。我读到一篇文字，说文学最早的起源，是为了对抗恐惧。我忽然明白，原来这才是文学最大的存在意义。只要文学存在，就能让我们在喧嚣的俗世中，保持心态平和、目光清澈、呼吸从容，甚而感觉这世间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

李微：文学是沟通情感之门的钥匙，只有真诚的写作者才能打动读者，引发情感的共鸣。正所谓“诗不必深，一时雅致”。举凡天下文章，不发自至情，再怎样庄严神圣，精深雅致，都难以打动人心。

杨志艳：人类不能没有文学，否则思想和精神将会枯竭，如同一具行尸走肉。人类的文学宝库中所蕴含的感动与美好，只有倘佯其中才会觉得妙不可言，有时它就是那样——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

吴双琴：文学是感情的产物，文学作品必须要有能让人感动的语言，它必须真实、深刻，散发人性的光辉。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要以生活做底色，要有深邃的思想作为内在支撑，要有真挚情感的切近传达，要有精到的艺术构思，从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。

张泽雄：文学，作为人类心灵、精神品质的呈现，而当世界一切物化、精神溃散，文学何为？精神救赎始终是文学扮演的重要角色。摒除时间的杂质，文学总能洞悉到它的真相，听到自己的回声。文学是语言完成的审美，更是时代、社会生活的遗留物，我们往往捡拾到的只是它的某些碎片，有的可以看见这个时代，有的却看不清。

张静：文学于我是精神、灵魂上的成就和摆渡，是一种救赎和打捞，也是一件虚无的事情。她的虚无在于不用刻意，而是随心、漫无目的地随性而为。或许没有终点，仅仅是心灵那一刻的悸动。文学也是探秘，她能掏出我们心里幽暗的地方，照亮我们的生活。

陆龙和：文学是人学。因此，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必然涉及最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关系，大而言之，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，小而言之，人与他人、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。文学除了拥有外在的、实用的、功利的价值以外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、看似无用的、超越功利的价值，即精神性价值。

陈秀丽：不期警世鸣人，只想让文学成为我的灵魂伴侣。睹物，思绪皆是故事、诗句。文学是生活所得。生命的认知和体验，用有意蕴的文字呈现出来，草木星月、意念情愫，皆是自己的另一种观照和对话。文字的升华伴随思考，如探险般充满乐趣，也期遇意外的宝藏。

罗锦华：起初，写了几年诗歌，不敢往外投稿，存着自我陶醉。写着写着，就上了瘾，再也停不下来，慢慢地诗歌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尽管它们不能饱腹，却让我舒服地上瘾。我想说，文学无用，但我却已离不开它。

周玉洁：文学应当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，反映社会生活，表达思想感情。于我而言，我的文学之为，可能是记录。那些经历过的事、走过的时光、遇见的人，记下来，立此存证。记录的过程、回望的过程，也是审视的过程。记忆和感受经过经年日久的过滤，留下来的是时光的河流里冲刷不走的石头。

周国军：我个人对文学的理解可以概括为文以记载，学以传承。当下，文学的功用因为各种媒体的兴起受到多方面冲击，文学一方面需要坚守与坚持，另一方面也需要写作者顺应时代潮流，不断革故鼎新、与时俱进、爬坡过坎。

段吉雄：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，就应该敢于向自己下手，敢于陌生化的写作。与别人的语言雷同、风格雷同、思维雷同、文章雷同，只会是这个世界多了一个别人，而不是拥有一个真实的个性化、创新化的自我。真正的文学作品，就是探究人性的深度与斑斓、隐秘与畅达，建构一种形而上的，既可以联通天地古今，又可以使人能够用心感受到的人文境界。这其实就是文学的初心。

侯金玉：文学写人。作为社会人的作家应研究社会，脱离社会的文学有存在的可能吗？人是时代的人，文学是时代的文学。作家必须倾听时代足音，把握时代脉搏，融入时代洪流，才能写出直击人心最柔弱点的作品。

袁胜敏：现在，文学的声音相当微弱，相当边缘。但是，文学永远不会消亡。历史证明，社会越是混乱，文学的作用似乎越大。那么，它到底有何作为？我认为可列为以下几种：文学成为写作者和阅读者自娱自乐的一种生活方式，成为装点盛世繁荣的小花朵，成为了解当下人们生存状态的一个小窗口。

袁斌：青年时书生意气，梦也懵懂，情也懵懂，文学陪我追梦，文也青涩，情也青涩，胡乱写几首小诗，涂鸦的尽是青春的气息。而今渐入老年，心也淡然，人也淡然，文学更如知己，执着时仍可努力，情深处可述衷肠。其实不止知己，还有万千迷离：我走了，它还在，好文字，永流传。

蔡峥嵘：文学像是暗夜里的明灯，让我看见生活之外的光亮，让我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和现实中的缺憾。我喜欢文学，比如诗歌，它让我内心更加澄净和美好。

魏荣冰：文学具有“向下”的惯性和“向善”的属性，反映客观现实，烛照作家心灵，完成对现实世界的重构和心灵世界的开掘。文学因而具有烟火的气息和精神的向度，试图完成对众生的人格塑造与精神渡引。曾子说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吾从之。

李兴艳：文学何为？于平凡的我们来说，它大多时候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用处。但在有它陪伴的世界里，我不断丰盈、不断成长、不断拆毁，又不断重建，让我不断认识自己，然后诞生出新的自己。余生苍茫，唯有爱与写作。